

中国当代作家论
谢有顺 主编

严歌苓论

刘艳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论
谢有顺 主编

刘艳 / 著

严歌苓论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严歌苓论 / 刘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5
(中国当代作家论)

ISBN 978-7-5212-0030-0

I. ①严… II. ①刘… III. ①严歌苓 - 小说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9944 号

严歌苓论

总策划: 吴义勤

主 编: 谢有顺

作 者: 刘 艳

出版统筹: 李宏伟

责任编辑: 杨新月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030-0

定 价: 4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刘艳 ■ 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兼涉现代文学），尤其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著有《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获第五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二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优秀论文奖。

主编说明

自从到大学工作以后，就不时会有出版社约我写文学史。很多文学教授，都把写一部好的文学史当作毕生志业。我至今没有写，以后是否会写，也难说。不久前就有一份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文学史合同在我案头，我犹豫了几天，最终还是没有签。曾有写文学史的学者说，他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是以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成果为基础的，如果不参考这些成果，文学史就没办法写。

何以如此？因为很多学问做得好的学者，未必有艺术感觉，未必懂得鉴赏小说和诗歌。学问和审美不是一回事。举大家熟悉的胡适来说，他写了不少权威的考证《红楼梦》的文章，但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几乎没有感觉。胡适甚至认为，《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传》。胡适对知识的兴趣远大于他对审美的兴趣。

《文学理论》的作者韦勒克也认为，文学研究接近科学，更多是概念上的认识。但我觉得，审美的体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精神创造同等重要。巴塔耶说，文学写作“意味着把人的思想、语言、幻想、情欲、探险、追求快乐、探索奥秘等等，推到极限”，这种灵魂的赤裸呈现，若没有审美理解，没有深层次的精神对话，你根本无法真正把握它。

可现在很多文学研究，其实缺少对作家的整体性把握。仅评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重要特点。比如，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的评论，但是很少涉及他的散文，这对于一个作家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贾平凹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重要。不久前阿来出了一本诗集，如果研究阿来的人不读他的诗，可能就不能有效理解他小说里面一些特殊的表达

方式。于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人只关注他的诗，其实他的散文、文论也独树一帜。许多批评家会写诗，他写批评文章的方式就会与人不同，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诗歌与评论必然相互影响。

如果没有整体性理解一个作家的能力，就不可能把文学研究真正做好。

基于这一点，我觉得应该重识作家论的意义。无论是文学史书写，还是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对话，重新强调作家论的意义都是有必要的。事实上，作家论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宝贵传统，在1920—1930年代，作家论就已经卓有成就了。比如茅盾写的作家论，影响广泛。沈从文写的作家论，主要收在《沫沫集》里面，也非常好，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实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以作家论写作闻名。当代文学史上很多影响巨大的批评文章，也是作家论。只是，近年来在重知识过于重审美、重史论过于重个论的风习影响下，有越来越忽略作家论意义的趋势。

一个好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甚至他本身就构成一部简易的文学小史。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

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极富价值。

为此，作家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了这套规模宏大的作家论丛书。经过多次专家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选取了五十位左右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又分别邀约了五十位左右对这些作家素有研究的批评家作为丛书作者，分辑陆续推出。这些作者普遍年轻，锐利，常有新见，他们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现场，以作家论的形式为当代文学写史、立传。

我相信，以作家为主体的文学研究永远是有生命力的。

谢有顺

2018年4月3日，广州

目 录

第一章 严歌苓早期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

- 第一节 早熟的青年小说作家与
早期“芳华”写作：《绿血》 / 7
- 第二节 目光几经折射回望青春的叙事：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 43
- 第三节 叙事的先锋性与“从雌性出发”的
叙事母题：《雌性的草地》 / 62

第二章 异域生活书写与美华女性写作

- 第一节 异域生活的女性言说 / 91
- 第二节 美国华文女性写作的历史嬗变 / 105

第三章 现代传承与当代视阈

- 第一节 困境的隐喻 / 128
- 第二节 限知视角与限制性叙事 / 148
- 第三节 女性视阈中历史与人性的双重书写 / 164

第四章 女性视阈中的历史与人性书写

- 第一节 《金陵十三钗》：女性视阈中的

战争历史还原 / 182

第二节 《小姨多鹤》：异族女性视角与抗战后叙事 / 188

第三节 《陆犯焉识》：知识分子的成长史、
磨难史与家族史 / 194

第五章 以《妈阁是座城》为节点的“女性”叙事

第一节 不够暧昧 / 199

第二节 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及其嬗变 / 215

第六章 叙事结构的嵌套与“绾合”面向

第一节 叙事结构的嵌套与绾合 / 234

第二节 叙述视角的自如转换 / 243

第三节 文学与现实：先锋的在地属性 / 249

第七章 隐在历史褶皱处的青春记忆与人性书写

第一节 作家主体融入叙事与青春记忆复现 / 259

第二节 叙述视角、话语调适与小说虚构性 / 267

第三节 枝节胜主干：旁逸斜出的人性书写 / 271

严歌苓创作详表 / 279

第一章 严歌苓早期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

——以“女兵三部曲”为例

严歌苓，著名华裔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编剧协会会员，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1959年1月27日（农历十二月十九）生于上海，父亲为作家萧马，母亲为话剧演员，哥哥为作家。七岁移居马鞍山，十二岁（1971年）参军入伍，进入成都军区文工团成为舞蹈演员，曾六次进藏、两次入滇。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1979年作为记者两次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前线，并在军区的报纸上发表了一批叙事诗。1980年和1981年分别发表了电影剧本《残缺的月亮》和《无词的歌》（次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心弦》）。1982年发表短篇小说《腊姐》，此后又陆续发表了一批小说和电影剧本等。^① 严歌苓自言：“我最早写的是电影剧本《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发表在1981年的《收获》，大约隔了两年，在南京的《青春》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葱》。1985年裁军。我从成都部队下来，调到铁道兵创作组，这个单位后来被裁掉了，我被保留在铁道兵指挥部创作组。”^② 1986年，严歌苓第一部长篇小说《绿血》（1984年4—6月初稿于北京，9—11月二稿于南京）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首版（1986年2月），获

① 李燕：《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与影视作品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

② 严歌苓、江少川：《严歌苓访谈录：跨越中美时空的移民文学》，“华人电视”微信公众号2018年2月19日。

1987年全国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是“女兵三部曲”之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首版，获1988年《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是“女兵三部曲”之二。《雌性的草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2月版，是“女兵三部曲”之三。

严歌苓于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参加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随后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访问美国。1989年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 Chicago）创意写作艺术硕士（MFA）。其间在港台地区发表大量小说，并屡获港台地区重要文学奖项，随后加入美国编剧协会，成为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至今以中、英文创作，发表二十余部长篇小说及大量中短篇小说与散文，两次荣获中国小说协会长篇小说排行榜首奖，五次荣获“《亚洲周刊》十大华文小说”，作品被翻译为英、俄、法、西、日、德、韩、泰、荷等二十多个国家文字，荣获国内外多项文学大奖，被多次翻拍成电影和电视作品。

严歌苓的父亲萧马曾经将聪明、勤奋和丰富的生活体验归结为她创作成功的原因，时至今日，严歌苓一直坚持每天写作的好习惯，笔耕不辍，以写作的高产而且高质，几乎形成一种奇崛于海外华文写作和当代文坛的“严歌苓现象”。在有的研究者看来，“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来说，‘严歌苓文学现象’是少数几个可称为具有示范性的典型文学案例之一。同时也成为了文学批评的聚焦对象，乃至成为更广义的文学文化再生产资源”^①。何以形成“严歌苓现象”的呢？“大致说，严歌苓的小说先以尖锐的个性化的女性意识表现在中国当代女作家文学中独树一帜，引人关注。继而电影改编和多年不断的文学产出（她的小说写作和出版），使严歌苓的小说持续升温而终于成为一种‘现象级’的存在”；并且，“她的强大影响力已经进入了文化制度和文学专业的现实结构中，同时又弥散于一般流行文化的广阔社会空间。她的

^① 吴俊：《批评的智慧与担当》，《当代文艺评论》2018年第1期。

小说既获得了有效的文学阅读和专业评价，也成为文化快餐的娱乐性消费品。她的读者打破了性别、年龄、职业的人群分类间隔，几乎就是一种遍及文学社会所有层面的存在，几乎所有人都能与之发生关系。由此你就不难发现，严歌苓其实已经是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双重领域中的独一无二、独领风骚的一位具有引领性、标志性的作家”。^①张清华也认为：“她不只是华语文学界，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界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这个说法并不是溢美。丰富的经历和人生轨迹让严歌苓的写作已经跨越了不同的文学空间，穿越了性别，她是有着宽阔的国际视野的作家，有着非常敏锐的跨文化思考的作家。”^②

2017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原名《你触摸了我》）。同样有过部队文工团经历的冯小刚导演邀请严歌苓亲自担任编剧，将《芳华》搬上大银幕。2017年12月15日，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在国内和北美地区同步公映，引发热议，在众多的观众与业内人士的好评之外，竟然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文学爱好者甚至是文学评论和研究的从业者，并没有读过严歌苓原著《芳华》，仅仅根据冯小刚的电影版《芳华》，就作出了各式各样的评论——其中也有批评的声音和离题甚远的评论。文学批评向来提倡不是一味地说好话，但不乏人未读原著而评论《芳华》，通过看电影的观感来评论小说《芳华》，就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了。且不说电影与小说本就分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即便《芳华》电影剧本是严歌苓亲自担任编写的（一共修改了三稿），即便2017年1月在海口的“冯小刚电影公社”建景开机后，剧组人员说过，“冯导演把三稿的镜头都拍下来了，力求不留

① 吴俊：《批评的智慧与担当》，《当代文艺评论》2018年第1期。

② 《严歌苓〈芳华〉的多面解读：隐在历史褶皱的记忆与人性——学者谈 VS 作者谈》，“严歌苓读书会”微信公众号2017年8月22日。

遗憾，将一个完成度高的电影呈现给观众”^①，而且虽然严歌苓尽量令“这个故事基本上主要情节的设计都在电影里”，但“小刚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大约有3个小时，最后慢慢地剪，把原来拍好的结尾给剪掉了”。加之小说和电影是两种艺术形式，小说的很多情节和韵味，是电影所无法表现出来的，那么，仅凭观影而评论小说，是否靠谱和是负责任的文学批评呢？之所以产生这种种的怪现象，可以说与时下文学批评的风气是息息相关的。一段时间以来，文学评论不回到文学本体，不回到文学本身、不重视作品和作品细读，已经几乎成了媒介批评和各种文化批评、社会学批评等大行其道的当下文学批评的一个痼疾。通过一个电影《芳华》竟然发展到仅通过看电影，就可以对于严歌苓及其《芳华》作出评论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学批评的“退步”——借严歌苓的名气和蹭热点之外，很清楚可以看到很多人仅仅是在借说“芳华”而浇自己心中的块垒，真正尊重作品和回到小说《芳华》和文学本身的评论，屈指可数。

尽管电影与文学一直是严歌苓所热爱的两重生活，她的小说叙事当中不乏电影表现手法的借鉴，但小说家和电影人在艺术表现上面，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一个好的作家不会完全按需生产——按电影人的需要来写作故事。尽管据严歌苓透露，四年前，冯小刚在为下一部文工团题材的电影寻找素材，王朔建议他找严歌苓做。冯小刚说：“我们都是部队文工团出来的，能不能也做个很有激情的电影？我现在好像很多片子都懒得弄了，有激情的就是这个。”冯小刚给了严歌苓一段他的故事，解释这个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故事——“他原先大致想要的是五个女兵和一个男兵的故事，在一次雪崩中，五个女兵都牺牲了，他想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写”，严歌苓说，“但是我说我写不出来啊，就算写出来他也会很失望。我只能

^① 参见《长篇小说〈芳华〉：严歌苓的“致青春”（冯小刚执导同名电影）》，“严歌苓读书会”微信公众号2017年4月26日。

写我自己的故事，写那些让我感动的、让我有兴趣去研究和探索的人物，要不然我写不出来的，一个字儿都写不出来。”“因为这个故事一定要发自内心，才能写好。后来我回去以后大概好几年也想不出怎么写，后来想出来这么写一个故事。”严歌苓说：“小刚对不起，我只能写我自己的故事，如果写出来你觉得可以，那你就用，不可以就是我的故事，我的一本新书。”冯小刚看后非常喜欢，于是答应了，并邀请严歌苓亲自做编剧。^①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作家对于创作和文学本身的尊重，虽然写作的缘起似乎是冯小刚的邀约，但她写出的《芳华》不是命题作文。严歌苓的“芳华”故事，不同于冯小刚的“芳华”故事，这才是一个小说家的自觉。

而且，如果熟悉严歌苓的创作历程和作品，就会发现，严歌苓在2017年的长篇小说《芳华》不是横空出世的，小说不只有着冯小刚邀约的四年的思考时期，小说几乎是在严歌苓近四十年的写作历程基础上酝酿而成的，在严歌苓的处女作长篇《绿血》、第二部长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和《穗子物语》里几个中、短篇小说当中，都有着类似的军旅青春年华或者说“芳华”的书写，甚至有着相近的人物原型和情节设计。尤其是严歌苓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女兵三部曲”之一的《绿血》，除了缺少“刘峰”这样一个人物原型（指其为人处世好得不能再好的、人称“雷又锋”的层面）和因“触摸”而遭受批判、处理并最终导致人生道路发生改变的情节设计，《绿血》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对严歌苓的青春芳华予以更为完整的、近乎全息式呈现的“芳华”写作。而且《绿血》中的杨燧和黄小嫚，与《芳华》中的刘峰和何小曼，可以作太多的联系和比照阅读。细读《绿血》，会解开许多你读2017年长篇《芳华》或许会心存的心理的疑窦，避免阅读新作《芳华》所会产生的一些误读。新作《芳华》毕竟只有十一万九千字，这样篇幅的小说体

^① 参见《严歌苓〈芳华〉的多面解读：隐在历史褶皱的记忆与人性——学者谈 vs 作者谈》，“严歌苓读书会”微信公众号2017年8月22日。

量，本身似乎也不允许作家恣意地铺排叙事；另外，小说家严歌苓在《芳华》中有意作了一些新的叙事探索，从叙事视角和结构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大幅度地剪裁呈现生活原生态的素材与新的叙事视角和结构等的综合运用，产生了足够的文学性和文学的留白之余，也让更多的解读角度、维度乃至被误读成为可能。

与《芳华》相比，《绿血》还是有着严歌苓当年作为一个青年小说家写作小说时所天然带有的毛茸茸的小说质感——一个非常真诚地想完整记录下自己军旅“芳华”的青年小说家，在叙事方面自然是用了十二分的心力，所以令她在叙事艺术上，一起步就出手不凡，远远在今天众多的二三十岁青年小说作家的水平之上。而且，由于她本人不似今天的她般在小说艺术形式方面已经非常老练和老到，她的青春时期的“芳华”写作——《绿血》，可以说还是不舍得或者说还不懂得刻意对题材作大幅度的删削和裁剪，反而给我们留下了更多头尾兼具的故事，作家对一些人物命运以及所由来会更加地条分缕析。而作家在小说当中较少地“留白”，一个直接的结果便是大大减低了误读和多重读解可能性的产生。比如，对于《芳华》，多数评论者将目光和关注点放在了刘峰以及他所受的不公正对待和所承受的畸形人性心理以及行为上面，甚至引发了一些论者对于那个时代，对于发生“触摸事件”而受众人批判和伤害的那个时代的各种评判和言说，其中不乏纯粹为浇自己心中块垒之论。但是，笔者在细读《芳华》后，就曾经指出，何小曼这个人物以及围绕她的人性书写——尤其是来自她的家庭和母亲的人性书写，反而在文学性和艺术充沛性方面，对小说所要表达的主叙事和主要层面的人性书写——有关刘峰触摸了林丁丁而遭大家批判并下放所呈现的人性的罪与平庸之恶——构成了一种“枝节胜主干”的叙事效果。可以说是围绕何小曼的这本该是作为小说枝节的、对小说主干来说属于“旁逸斜出”的人性书写，反而有入骨入髓的力量和力道。

如果说会心存困惑，为什么读了《芳华》，最为打动人心的，

竟然会是在作家小说叙事里不占主叙事层面所展示和呈现的人性书写？或者说，作为读者如果你还未意识到“何小曼”这个人物的的重要性和围绕她所进行的人性书写的因与果，那么，作为读者和研究者若是能够悉心去阅读严歌苓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绿血》，很多的有关《芳华》和围绕人物何小曼的疑团，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和寻找到答案。当然，《绿血》的意义，并不仅仅停留在似乎可作为《芳华》的补充阅读材料的层面，严歌苓写作完成《绿血》时，仅仅二十五周岁，小说初版时，她也才仅仅二十七岁，当时的她在年龄上，完全就是今天地地道道的“90后”作家——一个在当时初出茅庐、地地道道的青年小说作家。而让人震撼的是，严歌苓在处女作长篇小说《绿血》出手的时候，就以三十万四千字的小说体量、较为精湛的小说叙事结构和叙事手法，展露了她在长篇小说叙事艺术方面的天赋和造诣。而作为“女兵三部曲”之二、之三的《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在叙事艺术方面也是可圈可点。通过严歌苓当年作为“早熟”的青年小说作家的写作，分析严歌苓早期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这对于我们面对今天被大家普遍认为“晚熟”的“90后”作家甚至包括“80后”作家的写作，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性的，具有对于当下青年小说作家写作进行思考乃至反思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节 早熟的青年小说作家与 早期“芳华”写作：《绿血》

严歌苓第一部长篇小说《绿血》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2月首版，获1987年全国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是“女兵三部曲”的第一部。写作完成书稿时，她仅仅二十五岁，正处在今天各级作协和相关媒体极力推捧的“90后”作家的年纪，年纪轻轻的她，就以

三十万四千字的小说体量、较为精湛的小说叙事结构和叙事手法，初显了她在长篇小说叙事艺术方面的天赋和造诣。可能由于她在小说初版两三年不到的时间，就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访问美国并在1989年赴美留学，而后就是一度以“海外（美国、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人物备受关注。留学初期所经历的海外打工生涯，令她创作了《少女小渔》《女房东》等一系列短篇小说，而从事专业写作后，又发表了《扶桑》《人寰》《无出路咖啡馆》，短篇小说《天浴》《红罗裙》以及中篇小说《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等。这些作品屡获国内外的大奖，而内地的评论界和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关注严歌苓的小说创作，新世纪以来人们对于严歌苓的关注度和研究的热度更是与日俱增。一方面是批评文章层出不穷，文学评论界对于严歌苓的小说创作的成就和贡献，一向评价很高和不俗；另一方面是在高校相关学科的研究生的硕士、博士论文中，严歌苓恐怕是被涉及最多的一位当代作家了，而在诸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人文社科项目等立项项目中，每年也总能找到关于严歌苓的课题。再加上历年来的电影改编公映及不错的票房、电视剧热播的效应，严歌苓一直保持了其他当代作家难以比拟的在公众娱乐领域的社会关注度和议题新鲜度。

与严歌苓研究的热度和大家对她创作的高关注度有一点不太相称的是，其实，严歌苓在出国之前，就在创作上达到或者说具备了较高的起点，“女兵三部曲”是严歌苓研究当中不应该被忽视的作品，尤其是严歌苓在其处女作长篇小说《绿血》中所展露的才华，已经远远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水准。《绿血》拥有较为成熟和圆融的叙事结构的嵌套技巧，“套中套”结构的有意使用和转换自如，以及多种形式的倒叙手法的灵活运用——似乎在力求使得倒叙成为“主要叙事”的小说叙事手法，无不显示了严歌苓作为一个“早熟”的青年小说作家的叙事能力。而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所

涉及的人物和生活面的广度和涵容度，几乎是比2017年的长篇小说《芳华》，更加能够体现和涵盖严歌苓整个的军旅时期“芳华”年龄段生活的一部长篇小说。说《绿血》是严歌苓早期的“芳华”写作，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小说对于生活和时代面影的记录和书写，对于今天的青年小说作家的写作而言，可以说具有一种启示和示范意义。作家是时代生活的记录者，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严歌苓的《绿血》，记录和反映的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那段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流转变迁，现在读来尤显珍贵。这与当下很多青年小说作家一味在小说中书写个人微语，将对生活的体认窄化为对文辞的过度经营，没有意识到生活其实是想象力永远的家，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对于时下青年小说作家的写作，是有着深刻的反思价值和纠偏意义的。

叙事结构的嵌套和倒叙几乎成主要叙事

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当中，曾经强调长篇小说结构的重要性：“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①严歌苓自己也曾经说过：“其实我是一个很想探索新的叙事手法和新的小说结构的人，我在美国读艺术硕士的时候，世界上不同形式的小说我都学过，我觉得形式美、形式的独特已经使他的小说成功了一部分，所以我对形式的探索是非常在意的。”^②她甚至这样说她2017年的长篇小说《芳华》：“如果写这本书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存在的理由，一个诞生的理由，叙述方式的创新就

① 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② 《严歌苓〈芳华〉的多面解读：隐在历史褶皱的记忆与人性——学者谈 VS 作者谈》，“严歌苓读书”会微信公众号2017年8月22日。